

记得，初次见到孙晓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后来读了她在“三联”出版的《我的布衣父亲孙犁》之后，女儿和父亲的肖像似乎合二为一了。我之所以有如此的感觉，因为晓玲写出了孙犁的人生全景，这不是任何评论家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能够做到的。

掩卷深思，我得出的结论是：孙犁是晓玲血缘之根脉，而晓玲是孙犁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绿叶——因而叶片对根脉的依恋与思念，充满该书的字里行间。在女儿对父亲人生全景的追述中，有些场景是研究孙犁的人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无法知晓的。比如，文中写到孙犁在血腥的“文革”高潮时返回家乡后，人的尊严曾让他萌生过自我了断生命的意念。当我读到这些真实的描

钟楼的记忆

张 跻

沐恩堂西侧，沿街三楼那间正对着人民公园的客厅。此刻，客厅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里头探出了一个男孩的身影。他趴在窗台上，久久地凝视远方：目光越过了公园绿地的树梢，越过了广场前面的一块空地，最后落在了旧上海跑马厅那栋钟楼。钟楼的大钟清晰地映入眼帘，他望着它，神情呆滞。他在想什么呢？

这是五十年前的一个场景。后来，男孩成了画家。钟楼成了美术馆。也许为了圆一个什么梦吧，在钟楼行将送别美术馆的时候，年届六旬的“男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带着他的艺术成就和儿时的记忆，从遥远的昆明一路赶来，在这里举办了一个画展，画展的名称叫“孙建东中国画展”。

那天下午，也就是画展开幕的次日，我与孙建东教授相约美术馆屋顶茶楼。眼前的孙教授，穿戴规整，笑容谦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贵族”气息和学者风度。

落日余晖透过茶楼的玻璃折射进来，洒在孙建东的脸上。他略显腼腆地递上了名片：一幅孔雀开屏的国画几乎占据了大半位置，小号字体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则点明了其云南艺术学院教师身份，低调地隐去了那些足以增加分量的诸如“云南省美协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常委”等头衔。画家乡音未改，他呷了一口茶，浓浓的沪语从浑厚的男中音嗓子里吐了出来，话匣子随之打开了。

六岁那年，孙建东的父亲调任沐恩堂工作，举家也由衡山路一栋花园小洋楼搬进了沐恩堂居住。在那里，他度过了小学和初中。童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好奇的他常带着弟妹跟随敲钟人爬上钟楼，摸一摸古老的大钟，俯瞰一下街景，顿觉心旷神怡。

文艺多面手的孙建东，却于画画情有独钟。家门口那条十多米长的走廊，不消半天工夫，便被他用粉笔涂得满地是花鸟走兽，飞机坦克，孙悟空大闹天宫……保姆连夜用拖把清除这些“杰作”，然而翌日一幅新作又跃然“地”上。通情达理的父母对儿子这一糟蹋环境的“壮举”未加训斥，而是鼓励。父亲曾带他去拜谒贺天健等国画名家，得大师夸奖，画兴更浓。

教堂墙上挂的古典油画，父亲藏书中的精美插图，以及圣诞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这些宗教题材的画面，其本身往往就是一场细腻精致的西洋画。他对绘画艺术的最初认知源于此，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情趣。

“文革”开始后，十七岁的孙建东毅然登上火车，怀揣希望 and 梦想，赴西双版纳插队落户。踏上七彩云南的红土地，他的创作激情喷发涌动。恢复高考后以高分考取云艺，又幸运地成为写意孔雀画派创始人袁晓岑入室弟子。如今，这位起步于上海教会人家、在云南春城开花结果的花鸟名家开始进入家乡父老的视线。



叶对根的思念

——《逝不去的彩云》书序

从维熙

述，血涌心扉的同时，认知只有深谙孙犁生命曲线的血缘亲人，才能知道孙犁的人生经纬。

从文学的视角去寻根，我也是孙犁这棵文学巨树的一片树叶。孙犁作品不仅诱发我在青年时代拿起笔来，而且在我历经冰霜雨雪之后，是继续激励我笔耕至今的一面旗帜。不止我一个人受其影响，而踏上了文学笔耕之路，仔细盘点一下，真是可以编成一个文学方阵了——这是老一代作家中罕见的生命奇迹。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养育出众多作家，但他从不以文坛的伯乐自居，这可谓是孙犁生命中的一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声绝响，让后人永生高山仰止。

古人云：大爱无声。孙犁的文学生命，就演绎了这句国学箴言。记得在孙犁重病期间，我和房树民从北京去天津医院去看望老师时，他在握住我和树民的手的同时，从他眼角默默流下的泪水，代替了他挚爱的叮咛。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大爱，致使中午陪同我俩进餐的孙犁之子孙晓达以及天津日报的宋曙光，都感到了心灵震撼。晓达说了句“我还没见到爸爸对探视者流泪，这是头一次”。我想，这是文学长者对文学后人的最后的关爱吧！

因而，当晓玲怀念父亲新书《逝不去的彩云》即将出版之际，写此短文为其书序。因为孙犁不仅仅是其子女心中的彩云，也是众多后起作家心中的永生的文魂。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2013年1月12日于北京

云雾黄山

黄阿忠

幸。沿丹霞岭山崖去排云亭不过五六百米山路，湿润的石阶上排满了上山的游客，行进中不时有人驻足拿着相机拍照，偶有风过，云雾围着显露的山峰飘忽，宛如仙境，引来崖旁一阵阵的欢呼。

排云亭前人头攒动，云雾一阵阵向游客袭来，随着微风扬散。雾中山峰忽而隐去，忽而又悄然呈现，犹如一个水墨高手点缀出的浓浓淡淡的韵味，画出山峦的变化。或许，雾粒的稀疏、密集所造化的云气变幻又是任何一个画家无法尽现的。这正如出身于此的新安画派画家黄宾虹在他的《画语录》中所说的，江山如画，而画不如江山矣。山腰雾气翻滚，冉冉上升，须臾笼罩成白茫茫一片，顿时，山上云雾拥集，游客尽散。我凝望着前方那一大片灰白的，覆盖着黄山群峰的雾气良久，心中静静地想着。尽管云雾使得眼前白茫茫什么都看不见，然我能想象到那层白色纱幔后面层层叠叠的七十二峰，我亦能透过云雾看到峰峦上的怪石、奇松。因为在那片空旷中，我调动了所有的想

象，聚集了我多次上黄山观山、峦、峰、石后的感觉，积累、综合着各种形态的山峰。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胸中自有的丘壑。遂当云雾逐渐散去，眼前又出现诸多的山峰，与心中的山峰相融化为一体时，又提升为一种境界。云雾还在不断地聚散，山峰仍在延续着隐现，山峦、云层、松石、

雾气乃至自然中的形式状态告诉我们，变化是永恒的，并且也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我忽然想到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的一段话：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然则学草者径师奇峰可乎？曰：不可。盖奇峰有定质，不若夏云之奇峰无定质也。我想，雾中黄山之峰峦变化，大概亦蕴含着“无定质”之审美吧。

“红十字”、“足球”等等可以由你自由选择。我们在编组专题邮集的过程中，不仅要有丰富的集邮知识，要能找到与本专题相关的世界各地的、品种多样的邮品，还要有丰富的专题知识，把你的专题故事通过邮票和其他邮品讲好、讲生动，给人启迪。因此，在编组专题邮集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多方面的知识，可以体会到它的无限乐趣和无穷魅力。

我从小喜爱音乐和集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徐家汇上小学时就成为当时淮海路伟民邮票社的小顾客。由于那时对京剧和西洋古典音乐有浓厚的兴趣，还参加了少年宫的京剧和小提琴班，养成了以后集邮也偏重于音乐专题。在60年代，我已开始有目的地收集与音乐专题相关的邮品了，一直到“文革”时中止。集邮活动复苏后，我一边继续收集音乐和科学等题材邮品，

一边在观摩学习的基础上开始编组音乐等专题邮集。1984年我编组的《德国音乐史》邮集参加了上海市科技系统首届邮展获二等奖，同年还辅导儿子编组《新中国音乐专题》获上海市首届少年邮展二等奖。1987年辅导儿子编组《从小爱科学》获首届全国青少年专题邮展银奖。

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学习了“国际集邮联合会（FIP）邮展展览与评审各项规则”，又多次聆听了我国首位FIP国际评审员梁鸿贵先生和新加坡FIP国际评审员陈为乐先生有关专题集邮的讲课，加上参加了美国专题集邮协会和世界音乐集邮组织，并与英国专题集邮协会主席 Franceska Rapkin、美国贝多芬学者 George Hardman 博士、瑞士音乐集邮家 Tornare 先生及德国音乐集邮协会主席 Peter Lang 先生等资深集邮家的长期通信联系、交换邮品

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华（古典）诗词学会的注册会员有两万多人，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要多出一倍多。还有一个数字也非常惊人，全国爱好古典诗词写作的人号称有“百万大军”。会员多，爱好写作者多，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古典诗词这种文体在当下仍然魅力四射，吸引无数人在这片土地上“探险”。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写作者多，就说古典诗词在当下如何繁荣。因为繁荣的标志不是写作者的数量和作品的数量如何之多，而是有多少可以成为这个时代标高的精品力作。要论多，乾隆皇帝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超过全唐诗的数量，但可有一首流传下来？不知谁能为我脱口朗诵出几首当代古典诗词作家的作品，或说出当代诗词中几段几乎尽人皆知的名句？

再拿古典诗词与同样是传统的艺术——书法比较吧，我们总还能说出几个全国有名的书法大家或在当地有名的书法家，但要说当代谁的古典诗词写得最好，其代表作是什么，真的是说不出来。如果有，我只能承认自己孤陋寡闻。

为了找到这个在我心中盘旋已久的答案，我近期留心读了一些报刊上发表的古典诗词，发现其核心的问题是当代人写古典诗词，只是学到了古人的皮毛，并没有领悟其中的精髓。其实古典诗词的创作与其他文体的创作一样，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可循的。清代学者翁方纲在《清诗话》中指出：“诗人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

宋代有个叫富弼的名臣，年轻时遇到一个凶悍的人，无缘无故地漫骂他。别人对富弼说：“他在骂你。”富弼回答：“恐怕是在骂另外的人。”别人又对富弼说：“他在指名道姓地骂你。”富弼却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未必富弼就是我啊！”

刚才还在破口大骂的人，听到这话，非常羞愧，当然也就住口不骂了。

“忍”这个字，说说容易，做起来最难。

《明史·循吏传》中，载有明代松江府有位名叫赵豫的知府处理民间纠纷的独特方式——

赵豫走马上任之初，松江一带有个不太好的风气，人们习惯于争讼打官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上衙门来击鼓鸣冤。

因为原告所告之事，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案件，所以赵豫通常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原告说：“今天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如果原告还是要告，赵豫又会劝道：“你先忍一忍吧，明天再来告状好吗？我今天没空啊！”

这样的话不知重复说了多少次，当地人开始背后嘲笑他，还编了一首《松江太守明日来》的儿歌。但渐渐地，人们发觉，松江人争讼打官司的风气淡化了。因为凡是气冲冲来衙门告状的人，大多是一时激愤，让他“明天再来”，睡了一夜之后，气渐渐消了，或者再经人一劝，也就不想再打官司了。

赵豫碰到一般的民间纠纷，当天不办案，让原告“明天再来”，并不是因为偷懒或不负责的“踢皮球”。他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小事化了，息事宁人。

及交流信息，对专题集邮展品的评审规则和邮集的编组方法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对于想参加竞赛性集邮展览的邮集作者，应提倡五多，即“多学习、多研究、多投入、多交流、多改进”，持之以恒，必见成效。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和积累，从2003年起，我的《走近贝多芬》邮集二次获得国际邮展大镀金奖，一次还加特别奖。此外，我又编组了《体操——人见人爱的运动》，获得了国内和国际邮展的大镀金奖。一个集邮者的二部专题邮集皆荣获国际邮展大镀金奖，这是对我集邮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国内外邮友友谊的象征。作为一名FIP国际评审员，我要继续努力，力争近期将《走近贝多芬》邮集修改充实，并从5框扩至8框，争取更佳成绩，为上海、为中国增光。

编辑《列宁》专题邮集，让他收获颇多。

集邮之乐

也。”再往前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现代人写诗，似乎以为只要熟练掌握了平仄韵律就行了，而比此更重要的“性情”和“志”的充盈，却被忽略了。当然，说现代人写古典诗词全不注重“性情”似也有点武断。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入写的古典诗词中感受不到“性情”呢？黄宗羲有一段话可以搬来代替我的分析：“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古人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即风云雨露，草木虫鱼，无一非真意之流通，故无溢言曼词以入章句，无论笑柔色以资应酬……以此论文，今人之诗，非不出于性情也，而无性情之可出也。”请仔细回味最后一句话，真是人木三分。想想看，躺在沙发电视机前，寻找古典诗词的那种感觉和意境，又有何“性情”可言呢？

清代伟大的思想家、社会批评家、杰出诗人龚自珍，强调为人文都要追求“纯真”，正如他在诗中写的：“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种花都是种愁根，没个花枝不断魂。”他激烈批评士林中盛行的虚伪之风，而诗文则成了虚伪的载体。他把那些文人无病呻吟的诗文统称为“伪体”。这下我们可以大致明白当代古典诗词整体平庸的症结所在了吧？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

文坛吃语